

中国西北地区  
社会现代化的  
困惑与出路

贾应生 王宗礼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 SU REN MIN CHU BAN SHE

中国西北地区

# 社会现代化的 困 惑 与 出 路

贾应生 王宗礼 著



418630

甘肃人民出版社

# 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现代化的困惑与出路

贾应生 王宗礼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730030)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304 千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6-01887-X/C · 122 定价:18.20 元

# 目 录

<b>第一章 导论：社会的现代化与传统性的历史撞击</b> .....	( 1 )
一、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	( 2 )
二、中国及其西北社会现代化的特殊历史价值.....	( 20 )
三、现代化变革中的中国传统.....	( 31 )
四、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问题 .....	( 41 )
<b>第二章 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冲突式转换</b> .....	( 49 )
一、文化模式的意义分析.....	( 49 )
二、文化模式转换与现代化.....	( 61 )
三、文化世俗化的现代意义与反传统性质.....	( 74 )
四、文化选择：多元化倾向中的主导性要求.....	( 85 )
<b>第三章 社会价值观：精神性与实利性的较量</b> .....	( 93 )
一、价值观的应有内涵与指导效应.....	( 93 )
二、仁义价值观与利益价值观的背反.....	( 101 )
三、礼序性价值与平等性价值的冲突.....	( 113 )
四、和谐价值与竞争价值的协调.....	( 119 )
五、诚信价值与巧伪价值的交锋.....	( 127 )
六、不同价值观念中的人格培养.....	( 132 )
<b>第四章 经济发展及其效应</b> .....	( 137 )
一、西北经济发展的成效与问题.....	( 137 )
二、西北经济发展的正负效应.....	( 148 )
三、西北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 161 )

四、实现西北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相互促进	(168)
<b>第五章 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整合</b>	(174)
一、改革以前西北地区社会结构的基本状况	(174)
二、改革以来西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趋势	(179)
三、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整合	(190)
<b>第六章 社会关系的裂变与重组</b>	(195)
一、基本社会关系的价值嬗变	(195)
二、主干社会关系的传统与现代分野	(203)
三、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异	(214)
四、社会关系的非稳定走向	(229)
五、政治关系简析	(236)
<b>第七章 社会化模式的反向变革</b>	(239)
一、社会化的意义	(239)
二、社会化主导内容的不同文化规范	(249)
三、社会化完成的主要方式比较	(261)
四、社会化途径的现代变调曲	(272)
<b>第八章 人的素质与现代化</b>	(287)
一、人的塑造是西北地区社会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程	(287)
二、中国传统的人的修养论与人的现代素质塑造	(291)
三、现代化对人的发展的正负效应分析	(300)
四、按照社会现代化的积极要求塑造人	(308)
<b>第九章 民族关系的现代调适</b>	(315)
一、传统的中国西北民族关系在冲突中融合的历史过程	(315)
二、现代化过程对西北民族关系的消解和重新组合	(328)
三、现代化过程中的当代中国调适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	(333)

四、西北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42)
<b>第十章 结语：没有完成的话题</b>	(349)
一、人类存在意义的真值探索	(349)
二、社会现代化的复杂性与缺陷	(360)
三、难以妄断的祈语	(372)
<b>后记</b>	(382)

# 第一章 导论：社会的现代化 与传统性的历史撞击

    明月清风何处在？杏花春雨觅无方。  
    无由脚向前方走，回望苍茫故国凉。

这不是一种无谓的咏叹，而是现代社会人们内心矛盾迷茫的写照。现代化的步伐已经几乎走遍了人类的每一块土地，而传统的身影却还顽强地存留在人类的记忆和行为之中。我们不得不朝现代的“前方”走去，然而前方究竟是什么？现代化与人类传统的矛盾无论在世界的西方还是东方都曾经和正在显现出来，而在世界东方的中国和其他传统文明悠久深远的国度里表现得更其鲜明，更迫使人们去深入地思索，也更迫切需要人们作出理论的回答。

现代化问题是一个巨大的人类课题，要完成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恐非少数人的努力所能够达到，也非一两个时代所能够抵达。本书的目的只是撷取独特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中国西北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而且是从“社会现代化”这一新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以期抓住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本质的东西。通过这种局部性的现代化过程研究，力求反映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般特性，尤其是现代化对于人类的意义所在和现代化以前的传统的人类价值，由此确定人类目前所处的境况、人类应有的目标以及抵达理想目标的合理路径。要达到这一研究目的，又必须首先从人类历史进程的全局和现代化的本义出发进行前提研

究，以确定中国和中国西北地区现代化的位置及其历史特性。

## 一、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极为不确定的概念，但却是西方近现代以来文明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由于它的无限可涵容性（比如其他西方现代文明概念如自由、平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等都容纳于其中），因而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近现代文明化过程的代名词。与此概念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现代性”，即现代化过程的后果及其特性。要研究整个人类问题以及特定民族、国家的问题，必须首先对这一组关联的概念进行辨析，回答如下三个基本问题：（1）现代化是什么？（2）现代化的观念和现实基础是什么？（3）现代化是否具有人类价值，即人类从其理想意义上讲是否需要现代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东西方学者的看法大同小异，现代化被描述为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告别传统社会的进步过程，这个“进步”过程的核心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即是人类物质化运动超乎以往地得到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名词，“现代化”一词出现得较晚，但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却发生得很早。据德国哈贝马斯的研究，“现代”一词的拉丁文形式产生于10世纪末期的欧洲，最初是一个宗教性术语，后来逐步扩展到文化和知识领域之中。“现代化”的概念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名词一样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从不同的角度变换这一名词，例如“近代化”（来自于日本学术界），“欧化”、“西化”、“工业化”等等，但比较具有确定性和分析意义的概念还是“现代化”。作为一个概念，“现代化”既指一个动态的过程（modernization），其意为 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又指一种时间概念（modern），意为 of the present or recent times，

即“现世（代）的”或“近世（代）的”。<sup>①</sup> 在这两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一词都是在“传统——现代”的这一分析坐标的意义上使用的。“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是人们在研究现代化问题以及人类历史问题时最常用的方法，从这种简单的历史两分法的角度出发，人们一般都认为传统意味着过去和落后，而现代化则是一种进步的过程，也是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或者特性，即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经济与技术、社会结构与关系、文学与艺术以及人们内在的道德与心理状态及其现实形式，就是所谓“现代性”（modernity）。

现代化是什么，同时也就是说它不是什么，是在和传统以及传统性相区别的意义上确定的。关于传统问题我们在下面再予以论述，这里我们只指出一点，那就是在和传统相区别的意义上来看，现代化是传统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它肯定不是传统的。为了说明什么是现代化，人们进行了许多理论分析。在最初的意义上，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化。后来人们发现这种结论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于是在技术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现代化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西方学者为了确切地把握现代化和现代性含义，提出了许多分析视角和分析要素。归纳起来看，西方的现代化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现代化即工业化。这是一种早先存在并在现在仍然流行的现代化含义。“把工业化与现代化等同视之的倾向，导源于用过程的某一因素去指称整个过程的做法；工业化一词的习惯用法往往是指我们所谓现代化的整个变化范围。”<sup>②</sup> 工业化是与农业化相对而言的，因而按照这种观点，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即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

---

①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章第1节。

②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7页。

变过程，这个过程有许多变量，但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及其经济活动的非农业化。斯梅尔塞就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传统社会试图进行工业化时在各个部门发生的一系列变迁，这个过程的变迁主要有以下四种：(1)从使用简单的、传统的技能到使用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2)由小规模的自然农业到大规模的商业式农业。(3)从使用体力与动物力的工业到使用机器的工业。(4)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sup>①</sup> 从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建立，经济增长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重新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中心问题。第二，现代化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人类社会全面剧变的过程及其结果。这种观点是一种综合现代化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知识增长和文化世俗化、政治发展、法制权威、社会动员和心理适应的过程。持这种观点的既有社会学家，也有历史学家。例如美国学者布莱克就认为，“‘现代化’作为一个一般性术语表述人类自科学革命以来的高速变迁过程，是比较新近的事情。……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sup>②</sup> 因而他的现代化含义既包括了国内非农业生产比重的提高、死亡率的降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趋平化、各种组织与技术专门化和大量扩增、科层化与政治参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内容，也包括了国际相互依赖的加强。日美联合委员会会议对现代化内容作了如下的结论：(1)普及科学的、合理的生活态度；(2)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城市化；(3)商品流动发展；(4)政治上民主化，经济上自由化；

<sup>①</sup> 转引自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内容刍议》，《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

<sup>②</sup> [美]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第 5 页。

(5)大众宣传普遍渗透;(6)大规模的工业化及官僚化;(7)确立国民国家和扩大国际社会。第三,现代化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解体和重组的过程。这是社会学家尤其是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所着力研究的现代化内容。按照这一观点,现代化就是在技术推动下传统社会结构和关系的解体以及在同时间内现代社会结构和关系的确立。例如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实质即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功能分化和整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社会化的主要社会特征。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重点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整合机制,认为传统社会是“机械联系”的社会,因为这种社会是以其成员缺乏分工的相似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则是一种以劳动为基础的“有机联系”的社会,理性是这个社会的生活指南。其他社会学家如美国的勒纳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现代化的社会层面的许多问题,如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化、社会角色的特征、社会文化以及社会规范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观念则是以生产力分析为基础,而以社会关系(其中最本质的是生产关系)分析为核心内容的。第四,现代化实质是一种理性化和人从价值观、心理意识到行为方式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的过程。这种观点是以人为核心,从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考察现代化内涵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核心是“理性化”过程,即人们以理性取代传统和感情的过程。理性化就是合理化,这个过程首先发生在经济生活领域(对于成本和利润的考虑是理性核心),然后逐渐传播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的理性的发展。有人从帕森斯的理论出发,从价值角度对现代化进行了如下规范:(1)感情中立的价值;(2)特殊化的价值;(3)普遍主义的价值;(4)成就的价值。还有的学者从现代人的特征出发论述现代化,例如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迈向现代: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文另有译本名为《人的现代化》)等书中就进行了这样的研究,强调

要完成现代化就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人从观念价值、心理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否则，现代化的发展最终是不可能的。

以上是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主要观点，至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观念我们在后面再予以提及。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整个现代化观念系统中，现代化过程的着眼点和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弄清楚这个问题是我们后面进行一系列论述的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现代化的概念尽管用法不一，但其内涵却是基本上一致的，因为它们的基本着眼点和核心问题是一致的。现代化的基本着眼点是物质和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业化，这是人们谈论现代化时无一例外地首先考虑的。狭义的现代化概念是如此，广义的现代化概念也是如此。“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sup>①</sup>国外学者也是如此界定现代化的。“我们将一再论及那些通常与现代化有关的社会变革因素，这些因素还经常被视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甚或界定性因素。它们包括：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向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sup>②</sup>对于学者们来说，现

---

<sup>①</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序言第3页。

<sup>②</sup>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4页。

代化主要意味着物质和技术的进步，而对于千千万万的群众来说，一提起现代化就意味着机器、高楼大厦、城市和高收入高消费。因此，现代化的基础和着眼点正是经济技术活动，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现代化的其他内容，而这一点也正好是与传统文明把人和世界的着眼点放在道德和精神活动之上的特点相背反的。在这种物质和技术的着眼点之上，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应该在社会价值、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层面，因为这些方面正是社会和人生的本质的方面，正如西方近现代社会以来的文明是以人为中心一样，现代化的内涵在其最中心的意义上还是围绕人和为了人的。而对于人来说，价值观念、人们必然结成的特定社会关系和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是最本质的，因为它们是规定人和决定人生与社会面貌的根本因素。物质和技术在现代化的这样一层核心内涵中仅仅成了一种条件和基础。就现代化的这种核心内涵来说，现代化就是人的社会价值、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实利化，正是这一种根本内涵决定了现代化的本来面目，也决定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根本的区别：传统社会的社会价值、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建立在非物质化社会导向基础上的精神道德化。总之，弄清楚现代化的着眼点和核心内涵（本质特征）是我们本书进行局部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关键，因为它可以避免我们在众多眼花缭乱而诱人的现代化要素之中迷失方向，从而忽视人类社会真正的未来大道。

既然我们已初步分析了现代化是什么，尤其是在清楚了现代化的着眼点和核心内涵以后，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探讨现代化进程及其理论的观念基础和现实基础，并且分析这种基础的真实和可靠程度。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对相关的理论和历史问题作概略的叙述。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现代化过程所建立的观念基础，因为虽然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都必定先有一种原因存在，但是如果没有人自觉的观念放大和引导，这种事物的先在

原因就只能以可能性的方式潜在地存在于社会之中，而难以“化”为人类普遍的一种社会模式。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与其说是西欧社会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如说是西欧近现代以来特定观念引导下的历史事实，也是被夸大了其人类价值中的某些观念形态的现实扩展。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的因素不仅仅在西欧的文明中才存在，而是在西欧近代社会以前就存在了，并且在世界上许多文明形态中都存在过或一直存在着。然而，为什么现代化只有在西欧而且是在西欧的中世纪后期才逐步倡扬和壮大了起来？这不能不与西欧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相关，正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思想家充当了西欧现代化过程的发酵剂。我们知道，西欧近代的观念文明（及其理论形态）基本上承继了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古希腊、罗马的路线，另一条是基督教的路线。一般的思想史观点认为，西欧近代以来的思想观念是在部分地反叛了或者修改了基督教文明（构成新教伦理）和重新发掘继承及发扬光大了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之后发展起来的。但我们认为，西欧近代思想文明是在双重反叛其文明来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反叛了基督教神学的主要精神，另一方面它也反叛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尤其是希腊文明中的主要精神，而发掘和吸取了早已被人类遗忘和抛弃了一些浮泛文化和观念名词，比如多神教、以人体为模型的艺术方式和享乐主义名词等等。在这种双重反叛的基础上，近代西欧社会发起了汹涌异常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运动，在这种运动热潮中而不是在冷静的理性思索和体悟中建立了并不牢靠的混杂的现代化观念形态。具体来说，这种观念意识形态主要有：(1)捉摸不定的现代理性观念。理性观念本来是古希腊思想家探讨人生目的和社会理想的思维形式，并且这种理性首先是伦理的和形而上的，它是而且应当成为所有人类美德的根基和顶点，理性主义的目的是思索如何使人过一种完美至善的（因而是内在道德和精神的）生活，因此，正如

苏格拉底所指出的那样，人只有有知识从而具备德性才能够是理性的。这时的理性观念带有很强的自然主义和神化倾向，它不以人的世俗欲望为合理性判断。近代以来的理性观念，是在文化（包括艺术）世俗化和人生目的物质化的前提下流行的，它排除了形而上的神学性质，不再把理性看成是神意的表现和人类精神思维的方式，而仅仅看成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进行价值和事实判断的过程，在许多人心中，理性成了人们过一种满足的（因而往往是外在肉体的）生活的自我判断方式，尽管这种理性可能仍然以“美德”为一种价值标准，但其内涵却大大地变化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理性被用于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这一切人类活动过程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学术领域，并成为现代物质实利化价值判断的直接哲学依据。（2）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价值主义。近代西欧的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宣称他们从古希腊文明中重新发现了人，找到了人的位置，从而证明了宗教神学的荒诞。于是，人性在神性之后重放异彩。个体价值主义的中心概念是自我，其中心内容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意志和价值的判断者。但是我们知道，人的价值判断往往首先和主要地受物质实利倾向的影响，所以个人价值本位观念往往就意味着是个人利益和欲望的观念。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以人为本的没有“永恒正义”的价值观启发了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个人价值主义其实正是适应了当时欧洲私人经济发展和资本家个人价值发展的需要，同时反过来也为这种需要寻找到了理论基础。（3）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社会政治观念。在前述所谓“人道主义”的思潮基础上，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被突出地表达了出来，它们和财产权的观念一起被称之为“天赋人权”。本来，在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那里，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早已存在了。但古希腊的自由思想主要是一种精神自由，也有批判和反对奴隶制度的自由和平等思想。例如弗勒蒙就指出：“根据自然，没有一个人生

而为奴隶。”<sup>①</sup> 阿基丹马指出：“神让一切人自由，自然并没有使任何人成为奴隶。”<sup>②</sup> 基督教则把自由放在信仰和来世之中，并主张宗教意义上人与人的平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和平等观念不乏对于上述观念的继承，但却更多地把自由和平等建立在物质利益关系之上和现世之中，其实质是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自由、贸易自由、航海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和享有物质财富的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必然的“形式上的平等”张本。

(4)以批判信仰主义和权威崇拜而引发的多元化认识观念。在认识世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问题上，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中都具有信仰主义和权威崇拜的成分，尤其是基督教思想公开宣扬“人应当蔑视自己”的观点，主张通过信仰获得真理，并通过信仰和终身忏悔求得“灵魂得救”。现代化的观念基础却是在盲目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批判和反对信仰主义和权威崇拜，提倡大胆思维、敢于怀疑和推翻权威的观点。这种思想观念造成了现代社会多元思想文化的局面和由此带来的思想混乱，破坏了人类认识体系的一致性和可指导性。(5)现世享乐的世俗主义观念。从前述的以现实人为中心的种种观念意识出发，现代化的观念还否定信仰和来世，不承认人的灵性的可升华性，而主张现世享乐，从而发展出了世俗主义的文化、道德和利欲观念。这突出地反映在现代化的人们对金钱、财富、享乐的追逐上，在艺术和商业上则突出反映在对女性肉体的崇拜、展示和对男欢女爱的自由追逐。这种观念是对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最明显的反叛，但看起来似乎却是对古希腊文明的恢复。事实上，真正理性的古希腊文明并非如此。比如，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杰出思想家主张人应当过高尚道德的并且是不被物质欲望

---

① 转引自北京大学：《欧洲哲学史》，第 68 页。

② 转引自《哲学原理发展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版，第 85 页。

左右的生活以外，即使在古希腊末期和古罗马时期，享乐主义学派和大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于他人。”<sup>①</sup>例如伊壁鸠鲁主张幸福主义的人生观，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感情，但他所指的幸福和快乐是指身体的健康（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安宁（灵魂的无纷扰），而不是指物欲和肉欲的满足。他的一位热情的追随者卢克莱修对此总结道：“因此那种使生活快乐的东西，并不是连续的吃喝和宴会，或在与女性交往中得到的享受，或者有鱼和其它昂贵食物供应的盛宴；而是清醒的思考，这种思考考查所有选择和放弃的理由，除去那些产生出使心灵苦恼的更大纷扰的空虚念头。……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若不明智、高尚和正直地生活，他就不可能愉快地生活；而一个人若不愉快地生活，他也就不可能明智、高尚、正直地生活。因为各种德性都与愉快的生活共存，愉快的生活是不能与各种德性分开的。”<sup>②</sup> 可见，伊壁鸠鲁主张德性与幸福的统一，由此出发，人应养成简单和俭朴的习惯，“我们把知足作为一种重要的善，我们尤其必须使自己摆脱徒劳的欲望。”<sup>③</sup>当然，古希腊也有一些思想流派如阿里斯提普创立的快乐主义学派则主张善的内容就是快乐，德行本身并无价值，因而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有当它能为人带来快乐时才是有价值的，而快乐并无性质之分，任何快乐都是好的，肉体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是一样的，应尽情享受。这种主张以感觉主义原则作为基础，把道德看成是寻求感官快乐的手段，反映了一种没落颓废的思想情调。现代化中的享乐观念与其说是发扬了古希腊思想中优秀的成分，倒不如说是继承了这种思想糟粕而已。（6）以生存斗争为核心的进化论观念（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为了给

---

① 房龙：《宽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9月版，第56页。

②③ [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54、53页。